

〈舊時〉

燕迴原先並不叫燕迴，是被那孩子一問，才隨口胡謔的名姓。至於為什麼同那孩子一樣姓燕，不過是想著外出時裝作姊弟方便。

燕迴本住在中原一塊普通村落，來自普通人家，像普通少女一樣學女紅刺繡，過普通日子。有一天她卻突然將手上針線活一丟，向阿娘喊著不做了，要像對門孫大哥一樣習武強身。阿娘苦勸她，阿爹聽聞了也教訓她，女人家練什麼武功？還是熟習三從四德，琴棋書畫，哪天找個好人家嫁了，才是正道。方鬧得不可開交之際，屋舍外面突然傳來敲門聲，不緊不慢，甚至還有些斯文的味道在。阿爹阿娘彼此覷了一眼，阿爹便走到外邊去開門，阿娘則與她在房內等著，臉龐時不時地往房門轉去，拇指一下一下地撫著她的手背。

過了一時辰，阿爹探進房門口來說，是隔壁的燕先生。

又過了三四天，阿娘向她說，阿爹同意她練武了。

「那日燕先生聽到我們家有動靜，前來關心，順道就與妳阿爹談了談。燕先生不知道怎麼跟他說的，總之你阿爹後來想了一想，便應允了。」

「只是……唉。妳歡喜便好吧。」

阿娘本想再說些什麼，但看著她臉龐，最後只輕輕嘆了一聲就走出房間了。她知道阿娘心中掛念，然也無能為力，沉思半刻，轉而想起燕先生來。

她不知道燕先生的名諱，只曉得全村子都喊他燕先生。燕先生大概是村子裡學養最高的人了，他讀的書多，聽說以前曾考上科舉，卻沒真的當官，反倒雲遊四海做了郎中，後來結識了個姑娘結了婚，想安定下來，便揀了這座村莊落腳開起中藥舖子。他學識淵博、閱歷豐富，待人又客客氣氣的，是以村人都願意喊他一聲先生，只有外地來的客人不懂這些，走進舖子喊的是老闆。

燕先生沒有子嗣，卻總是對村裡的孩子很好。住在隔壁的她，自然也是受了燕先生許多照顧。此番遠行之前，她特意到藥舖子去向燕先生拜別，感謝他說動阿爹讓自己放下女藝學習武功。燕先生剛朗的眉目舒展開來，笑著接受了她的謝意，又問她此行可有目的，可找到想拜師的對象了？

「槐根鎮，逍遙會。」她記得自己那日是如此從容堅定地回答。

※

槐根鎮地處中原之北，離她的故鄉說近不近，說遠也不算遠，至少她掐算時間，一年還能回家個兩三趟，見見爹娘見見老鄰居，倒也不至於失了聯繫。在逍遙會的日子亦算是自在，習武固然辛苦，但逍遙會師兄姊們都是好相與的，不因她毫無經驗、又來自名不見經傳的小地方就排斥她。他們與她相處融洽，經常指點她技巧、與她切磋琢磨，令她武藝進步飛速。就這樣過了五六年，她已熟習逍遙會所有外功招數，內功也學有所成，雖然經歷尚且不足，但也足以讓鄉里小民稱她一聲女俠了。

那年她將滿十八。生辰前幾日她決定回鄉瞧瞧，一早就搭上了南行的船隻，順著晏水漂流而下。等到了岸上還得再換坐車，顛顛簸簸幾百里路才能到家。槐根鎮上有著各色各樣的攤販商店，啟程之前，她在市集裡給阿爹揀了一小塊駿馬木雕，給阿娘挑了組七色繡線，給對門孫大哥和他媳婦擇了雙陶瓷茶盞，給隔壁燕先生選了塊白玉紙鎮。她憶起幾月前收到阿娘的信，說老天保佑，終於讓燕先生喜獲麟兒。她想了想，又給那素未謀面的小嬰孩買了塊繡青竹的白帕子，鐵定實用。

長途的奔波總令人疲倦，即便是習武之人，也未必能抵擋舟車勞頓。但一想到很快就能見到爹娘，她便立時抖擻了精神，想著自己正一步步往故土靠近，便越是興奮。她很輕鬆就能想見，當她回到村子時，村口玩耍的孩子遠遠就會看到她，一下子都朝她衝來，纏著她說些村子外的故事，或讓她表演幾招掌法；村裡人聽見孩子吵鬧，往外頭探看，知是她回來了，便四處宣告；於是她還沒走到家，阿爹阿娘就先迎上來了，阿娘會低泣著擁她入懷，阿爹則站在她身後，平日嚴肅的臉龐也難得展現笑意——過去五六年來都是這樣的，因此她也毫不懷疑，今日景況也會像過去數十次返家一樣，和樂、溫馨、愉快。

所以當她見著殘破不堪、屍橫遍野的村莊時，她一度以為自己是看錯了。

「這不可能……這不可能……」

她心中泛起滔天不安，飛也似地踏進村莊，看也不敢看四周的場景。她只想確定、只想確定她最掛心的那個地方，她的家舍是否安好，她的阿爹阿娘是否會在家門前迎接她，阿娘將她輕輕攬入臂彎，阿爹對著她笑——

她闖進門戶洞開的家，一眼就看見阿爹阿娘臉容朝下趴倒在地上，身上各開了個大窟窿，身下曾有橫流的鮮血，但這會早就凝乾，成了這世上最怵目驚心的潑墨畫。她眼睜睜看著，嘴角顫抖著，最後終於壓抑不住，當場跪地崩潰。

那是她十八歲生辰。

※

一個細小聲音突然鑽進她耳裡。

習武之人感官最為敏銳，尤其聽覺更是一大利器，少不得多加訓練。她一聽就意識到，那是嬰孩的哭泣聲。她當下顧不得傷心，立刻衝了出去，聽聲辨位，纔發覺是從隔壁燕先生家裡傳出來的。燕先生的舖子並沒有比她家好上多少，一樣七零八落，櫃檯後邊收藏中藥的一排排格子全被扯了開來，一地藥材都沾了泥汙泥血，恐怕是壞了。她往深處走去，先在一間廂房門口先遇上了同樣氣絕多時、一刀斃命的燕先生夫婦，讓她幾乎驚叫出來，頭暈目眩。但那哭聲還在持續，她便也只能強忍悲傷，繼續探尋，終於在另一間廂房的深處，找到了一個被放置在衣櫃裡邊，還在襁褓之中的小小嬰孩。

她輕輕將他取了出來，放在自己臂彎，搖晃哄弄，盼他哭聲止歇。可她畢竟沒親手照顧過嬰兒，不得要領，那嬰兒只是毫不領情，持續啼哭。她手忙腳亂了一陣，才終於意識到這嬰兒很可能已經有好幾時辰沒有進食了。她當下什麼都沒想了，立刻抱著嬰兒飛奔出門，腳踏輕功飛天而去，想到熱鬧些的地方找大夫、找乳娘，總之找誰都好。這一路上雖有零星村落，然而她偷眼往下一看，也大致是跟自己村子一般慘況，想來裡面大概也沒剩幾個活人，便不忍再看。過得幾刻鐘，她終於來到大市鎮，找到了大夫求他幫助。雖然她一個年輕女子風塵僕僕，身上又帶著個嬰兒，不免令人起疑，不過她身上逍遙會打扮還未換下，還多給了幾串錢，那大夫便不疑有他，笑呵呵接過嬰兒說讓他想辦法就行。她連連稱謝，又說她先得離開處理幾件事情，過些時候再回來接這嬰兒。大夫給她拍胸脯保證，說會好生照顧，她才放下心來，準備回去。

本已旅途疲勞，又再提氣長奔，加上家鄉遭變的精神折磨，讓她深深感到疲倦。但她還必須回家，回家面對爹娘、面對燕先生夫婦、面對村裡的所有人，向他們一一賠罪——只有這麼做她才能稍微為自己洗刷些許的疚惡。她再次施展輕功而去，此時腦中不再只掛念嬰兒，洶湧的悲傷便趁虛而入，幾乎淹沒她的視線。她慚愧自責，懊悔不已，明明習了武功、學有所成，卻還是晚了一步。她沒辦法保護爹娘保護村子，讓所有的人都遭了歹人毒手。她的這雙手，她學武的這雙手，究竟還能再擁抱誰，還能再為誰施展掌法，還能再為誰仗劍行俠？

她回到破敗家園，哭著將所有村人好好安葬，這些都是看著她長大的人、與她相處過的人，如今全成了不動不笑的冷屍，令她悲傷不已、痛苦不已。她將白玉紙鎮葬給了燕先生，將七色繡線葬給了阿娘，將木雕駿馬葬給了阿爹。她沒有找到孫大哥夫婦和另外幾人的遺體，想來事發當時他們正好不在家。思及此處，她纔稍感安心，彷彿是因此而能少背負幾分責任。

她獨自安頓了整個村莊，爾後再回到大市鎮，去尋那大夫。他說嬰兒是餓得有些久了，但沒有大礙，他讓認識的人家給嬰兒餵了奶，這會吃飽了正安睡著，想來也是累了。她聞言欣慰，心中的罪咎感又稍減幾分，再給了大夫幾串銅錢，便將嬰兒給接走了。

「姑娘，您帶他去哪兒呀？」大夫朝著她背影探看關心。她意會過來，卻也不願多談，只淡淡拋下一句：

「朱夏北境，槐根鎮。」

※

她給自己一個期限，只要孩子屆滿十歲，又或她提前尋得歹人線索，她就會將他託付他人，自行離去。她早就打定了主意不讓這孩子知道事情的全貌，對於自己之後要做的事，她也沒打算將他牽連進來。

「姊姊、姊姊，妳叫我燕不豫，那妳叫什麼名字呢？」

她看著湊到她身前的小臉蛋，鼻頭上似乎還留著在外邊玩鬧時沾上的一點塵土。她伸手到懷裡拿出一方青竹帕子給他擦了擦，片刻之後，才悠悠回答：

「燕迴。」